

贈閱

抗戰文叢書

三四一

中國文藝社主編
老舍著

文藝研究會出版社發行
獨立出版社

抗戰文藝叢書

三四一

老舍著

	抗戰文 藝叢書	三	四	一	
版 權 所 有	主編者	中	國	文	藝社
	著者	老		舍	實價三角五分
	出版者	藝	文	研	究會
	發行者	獨	立	出	版社
	總經售	重庆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自序

這本小書裏有三篇大鼓書詞，四齣二黃戲，和一篇舊型的小說，故名之曰「三四一」。

三篇鼓詞裏，我自己覺得「王小趕驢」還下得去。
「張忠定計」不很實在。「打小日本」既無故事，段又太長，恐怕不能演唱，只能當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齣戲的好歹，全不易曉；非經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裏，壞在何處。印出來權當參考，若要上演，必須大家修改；有願排演者請勿客氣。

舊型小說一篇，因忙，寫得不十分像樣兒。

這八篇東西，都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寫成。舊瓶新酒這問題的討論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說什麼。我只願作出幾篇，看看到底有無好處。不動手製作而專事討論，恐怕問題就老懸在那裏，而且還許越說離題越遠了。

民國廿七年六月四日老舍序於武昌

目 次

一	王小趕驢	(大鼓書詞)	1
二	張忠定計	(大鼓書詞)	8
三	打小日本	(大鼓書詞)	13
四	新刺虎	(戲)	33
五	忠烈圖	(戲)	41
六	王家鎮	(戲)	55
七	薛二娘	(戲)	70
八	兄妹從軍	(小說)	83

王小趕驢

剛才大山藥唱了一段奉天大鼓，唱的真是字正腔圓。我們的東北四省，在六年前被日本鬼子搶去，東北同胞受盡痛苦。適才一聽到奉天的音調，真使我們傷心落淚。我們必須收復失地，打倒暴日，才算是有心胸，有血性。他唱完啦，沒有他的事；換上學徒來，伺候諸位一場京音大鼓。這種玩藝，在平津一帶最為時行，可是而今北平天津也在敵人的手裏，因此，學徒今天要唱一段愛國殺敵的節

目 好教大家不忘國恥，共雪國仇。唱的好與不好，還請諸位原諒。閒言少敍，就請他們二位幫我個絲弦，敬獻這一段王小趕驢。（此係示例，可隨時隨地改變。）

中華自古重忠良	爲國捐軀美名揚
英雄好漢原無種	要有心胸趕戰場
殘詞念罷且不表	單表王小好兒郎
生在平西磨石口	趕驢爲業腿腳忙
清晨起來驢備好	揚鞭信步過村莊
王小爲人最和氣	笑容滿面起紅光
見着熟人忙問好	見着生人叫「老鄉」
不跟同行搶生意	不和主顧爭短長
男人要快他把鞭兒舉	女人要穩他去手牽韁
掙夠錢來忙家走	買米買麵奉老娘
錢若不夠不偷懶	哪怕雨暴風又狂
那匹黑驢好體面	腿細圓圓脚兒長
揚鞭就走快又穩	銅鈴一路響叮噹
皮毛黑亮如大綵	纓兒鮮紅燈兒黃
人好驢強生意旺	又無災病又無殃

誰知禍福本無定
蘆溝橋外狼煙起
鬼子殺人不眨眼
拿住良民灌涼水
這才照準肚皮踹
要不然皮鞭抽破皮和肉
疼得人們滿地滾
這還不算心毒狠
就是年高老婦女
輪姦完了還殺死
如此橫行世少有
目中無人輕看咱百姓
我們中華重禮義
夫丈可殺不可辱
男兒好漢誰怕死
這才惹惱了咱百姓
仇人相見紅了眼
王小聞聽心暗想

日本鬼子動刀槍
大砲連天響四方
抽筋剝皮帶開膛
肚子圓如大水缸
上吐下瀉混清湯
再用鹽水去抹傷
鬼子大笑真乃人面獸心腸
到處強姦大姑娘
也難逃過賊強梁
搶去首飾再燒房
天生的豬狗在東洋
他以爲我們全是武大郎
孝悌忠信講綱常
好賊子竟敢無理逞蠻強
死命相拼要保妻女與老娘
你拿刀來我拿槍
你死我活拼一場
鬼子無理賽魔王

我若照常作生意
 哪有人來雇腳力
 要是遇上日本鬼
 剩下老母無人管
 啥也罷我且投軍去
 爲國一死心無恨
 决心已定回家轉
 老人一見開言問
 王小聞言淚如雨
 老人不曉因何故
 王小橫心止住淚
 啓稟母親大事不好了
 鬼犬不留真霸道
 各莊男子聯合好
 我也是一條男兒漢
 我要投軍又不忍
 我若死在敵人手
 老母聞言長嘆氣

村鎮無人城已荒
 哪有錢來養老娘
 搶去黑驢把我傷
 活活餓死太淒涼
 七尺男兒氣堂堂
 強似爲奴把國亡
 桂好驢兒見老娘
 我兒爲何淚汪汪
 半天無語不開腔
 不敢多問暗心慌
 抽抽嗒嗒叫老娘
 日本鬼子砲打各村莊
 茲淫婦女老少俱遭殃
 都去殺敵志氣剛
 爲何縮頭縮腦不剛強
 母親年邁髮蒼蒼
 誰給母親奉食糧
 叫聲王小聽端詳

我已年高快入土
病病歪歪活不長
我兒自管投軍去
不必把我掛心腸
日本不來還便罷
他若來時我自有主張
兒呀牽着黑驢快快走
骨肉分離去保好山江
王小妹淚辭老母
牽着黑驢走他鄉
回頭再看家門外
老母呆立在門旁
爲國捨親難兩顧
把脚一跺出了莊
到了軍營把名報
長官一見喜洋洋
我問你會作什麼事
我問你可會掄刀帶打槍
王小回言說實話
我會趕驢走四鄉
驢兒腿快走得穩
能運子彈兩三箱
十趨八趨不覺累
子胥通通運前方
我素日趕驢腳快
可當偵探走急忙
大小道路我認識
抄近繞遠會思量
方向不迷南與北
會看日月與星光
爬山過嶺全不怕
快走如飛力氣長
長官聽罷心歡喜
給他起名「得勝」好吉祥
派他入了偵探隊
不必拿槍換軍裝

騎着驢兒去打探	看準敵人在哪方
打探回來再輸運	黑驢真壯運米又扛糧
有一天王小正趕路	遇上賊兵一大幫
他若上前必被賊擒住	他若後退敵人必放槍
急中生智忙跌下	鞭向黑驢猛一揚
黑驢撥頭往回跑	認識大營在哪方
王小被賊生擒住	一語不發志豪強
敵人問他我軍在何處	王小不言挺胸膛
鞭子亂抽槍桿打	打得王小滿身傷
鐵作的男兒不服軟	王小咬牙心似鋼
且說黑驢跑回去	一聲長叫驚動了衆兒郎
大家一見無王小	知道半路遭了殃
忙叫黑驢前引路	各帶手提機關槍
遠遠看見賊兵隊	四面包圍心不慌
只殺得賊兵無處躲	只殺得賊兵喊爹娘
只殺得賊兵滿地滾	只殺得天暗日無光
這才是惡人遭了報	血肉橫飛命齊亡
賊尸遍地停槍火	看見黑驢四腿僵

身中數槍早已死

死在王小尸首旁

王小身上如血染

面目如生笑臉龐

兵將舉槍齊敬禮

含淚抬回得勝王

說一回王小趕驢全忠義

千秋萬代姓名香

人人要是都這樣

管教日本把國亡

張 忠 定 計

英雄好漢志剛強， 精忠報國好兒郎；
提起了槍刀還有手榴彈， 你死我活拼一場！
哪怕那大砲聲聲震破了耳， 哪怕那彈雨紛紛落四方；
人生自古誰不死， 愛國男兒死戰場。
殘呻敍過且不表， 單表張忠好兒郎：
生河在北大城縣， 單名忠字姓是張；
寬眉大眼鼻端正， 虎臂熊腰性似鋼。

娶妻王氏賢淑女，燒柴作飯洗衣裳。
一兒一女生得好，也會拾柴與看莊。
祖傳幾畝肥沙地，白薯花生長的長。
秋來完了國家的稅，餘錢換布與雜糧。
肥豬幾口腿短肉又厚，年終換米與高香。
世人不曉田家樂，一家四口樂安康。
住的本是鄉間裏，一年到底作活忙。
毛驢推磨還耕地，油鷄下蛋生雙黃。
樂不知天津在哪裏，不管南京在哪方。
春來有雨如油貴，謝神大戲唱一場：
喝上二兩高粱酒，呼兒喚女去聽梆子腔。
哪知道禍福無定天難測，聽說是東洋鬼子鬧飢荒，
有的說北平受了難，有的說天津遭了殃；
飛機大砲連天響，殺死良民搶食糧。
逃難的東來又西往，面無人色走慌忙。
張忠一見不得了，拉住災民間端詳。
他們搖頭又嘆氣，說起來叫人好淒涼：
平空來了日本鬼，今日攻城明日鄉；

大砲千尊一齊放，
 還有飛機天上繞。
 忽拉拉城中舖戶燒成炭，
 滿地尸身遍地火，
 娃娃炸死娘懷裏。
 哪管房屋與財產，
 砲火一到都沒命，
 村城鎮店都燒盡，
 見着男兒刀劍下。
 殺完鷄犬捨糧草，
 我們都是好百姓，
 離家棄業哪裏去，
 李二全家跳丁井，
 父母不知兒何在，
 說罷齊聲哭震地，
 他們逃散且不表，
 茶也不思飯不想。
 王氏賢人過來問，
 砲火過去再放槍；
 一歪翅膀響噹噹；
 噗咚咚鄉裏人家炸倒牆；
 樹上人頭地下腸；
 老人炸倒在門旁；
 哪管驃馬與牛羊；
 亞如追命五閻王！
 這才鐵甲鋼盔到了莊；
 見着娘們就上床；
 哈哈大笑再燒房！
 老天無眼遭了這個殃，
 又沒有衣服又沒有糧。
 劉三上吊在路旁。
 吃奶的娃娃丟了娘。
 忠正的張忠也淚汪汪。
 單表張忠轉家鄉：
 坐在床頭細思量。
 爲何不語把心傷？

莫非鄰舍欺了你？
張忠未語先流淚，
天津大鬧日本鬼，
一家大小活不了，
就把剛才聽見的事，
王氏聽完也發愣，
我們本是好百姓，
怎肯低聲甘下氣，
我是堂堂七尺漢，
我去約合三老並四少，
黑夜埋伏在村外，
若是咱們大兵到，
多殺幾個日本鬼，
王氏聞言道聲好，
若是男人喪了命，
張忠聽了細思索，
你帶兒女先逃走，
那裏人多地又靜，
還是喝風着了涼？
兒的媽大事不好要遭殃！
眼看就要打到莊！
怎叫爲夫不着慌？
一字一板說端詳。
婦道人家無主張。
無法狗急也跳牆，
枉憑鬼子逞強梁？
怎肯白白活一場？
各拿棍棒與刀鎗，
偷營劫寨不投降！
裏外夾攻殺一場。
我們才會享安康。
可是不禁兩眼淚汪汪。
老婆兒女有誰幫？
叫聲大嫂兒的娘！
逃到娘家十里莊。
不比此處大道旁。

那裏平安那裏住，
 騎着毛驥快快走，
 姥姥家有柴也有米，
 三塊現錢你帶去，
 到而今管不了夫和婦，
 到而今顧不得家和業，
 但願有朝賊兵退，
 房子易燒地難毀，
 穀他一個夠了本，
 老天保佑我不死，
 我若不歸喪了命，
 兒女長大若問爸，
 我雖沒領糧和餉，
 誓罷此言出門去，
 人人若是都敢死，
 誓一回張忠定計打日本，
 那裏荒亂再商量。
 攜兒帶女奔他鄉。
 不愁吃喝不着慌。
 交給姥姥好收藏。
 好好看管小兒郎。
 反正不走就遭殃。
 你們回來還種糧。
 有把鋼刀不投降。
 殺死三個賺一雙。
 必去相尋十里莊。
 燒張紙來哭一場。
 就說爲國陣上亡。
 一死也算大忠良。
 手持鋼刀志氣強。
 管教小鬼死無常。
 到後來國泰民安美名揚！